

----- 未死重生 ▣ 白寸冬 -----

個人劇情主線 - 開場 (上) 注意: 本節第二張插圖帶有暴力與血液表現, 不適者請自行迴避。

「請張開眼睛。」

一道性別曖昧的聲音在耳邊響起, 白寸冬猛地睜開了眼。

「……」

他發現自己正坐在一張陌生的椅子上, 除了面前有道兩側以蠟燭延伸而成的路以外, 四周一片漆黑, 什麼也看不見。

好奇怪的地方。

話又說回來, 他是怎麼到這裡的? 白寸冬試著思考, 卻想不出任何有關這個地方的事——莫非是洪明海設局綁架了我?

仍舊坐在椅子上的男人動了動手腕, 發現自己並沒有被綑綁, 然而內心的疑慮並非因此有所削減。他摸了摸口袋, 發現裏頭的手機和鑰匙都不見了, 錢包也是。

等等, 那他幹嘛還要拐彎抹角地弄出一條蠟燭道路? 依照那位大老闆的性格, 應該是以各種卑鄙手段請他去警局喝茶, 或者直接找人埋了他才對。

腦子一團混亂的白寸冬站起身, 並試著向前走了幾步。很好, 身上無傷, 也沒有任何暈眩感, 精神狀態甚至比平時睡醒時還要好。

「……」

他注意到落在身後的蠟燭隨著他的步伐一一熄滅, 這讓白寸冬嚇了一跳, 他轉頭看了看四周, 依舊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 並且除了自己的呼吸以外並沒有其他聲響。

這才終於讓他感覺到有些可怖。

是誰弄熄了這些蠟燭? 有人正在黑暗中監視著他嗎? 但怎麼一點聲音也沒有? 還是這是電子蠟燭? ——怎麼可能, 這不一看就知道是真貨嗎。

滿肚子的疑惑與黑暗逐漸帶來的恐懼, 一向為自己的理性感到自滿的白寸冬難得亂了呼吸, 加快腳步向前走, 強迫自己不去注意身後熄滅的火燭。



畫得像火炬而且忘記讓後面幾隻熄滅XDDDD

約莫走了兩三分鐘後，白寸冬望見遠處有一扇電梯門，雖然很困惑，但他仍未停下腳步並來到了電梯門前，這才注意到上頭標示著「B11」，並以奇怪的金屬雕紋圍起，但卻沒有任何向上或向下的按鍵。

會以奇怪來形容，是因為修過幾堂藝術課程的白寸冬並沒有見過如此形式的紋路，即便後來出社會當了記者，採訪過的藝術家、或者相關展覽活動，也未曾見過類似的。

——就彷彿是異世界的產物。

這是出自於哪位創意家的手呢？他伸手摸了一會冰冷的金屬雕飾，也注意到距離自己最近的兩支蠟燭逐漸暗了下去。

「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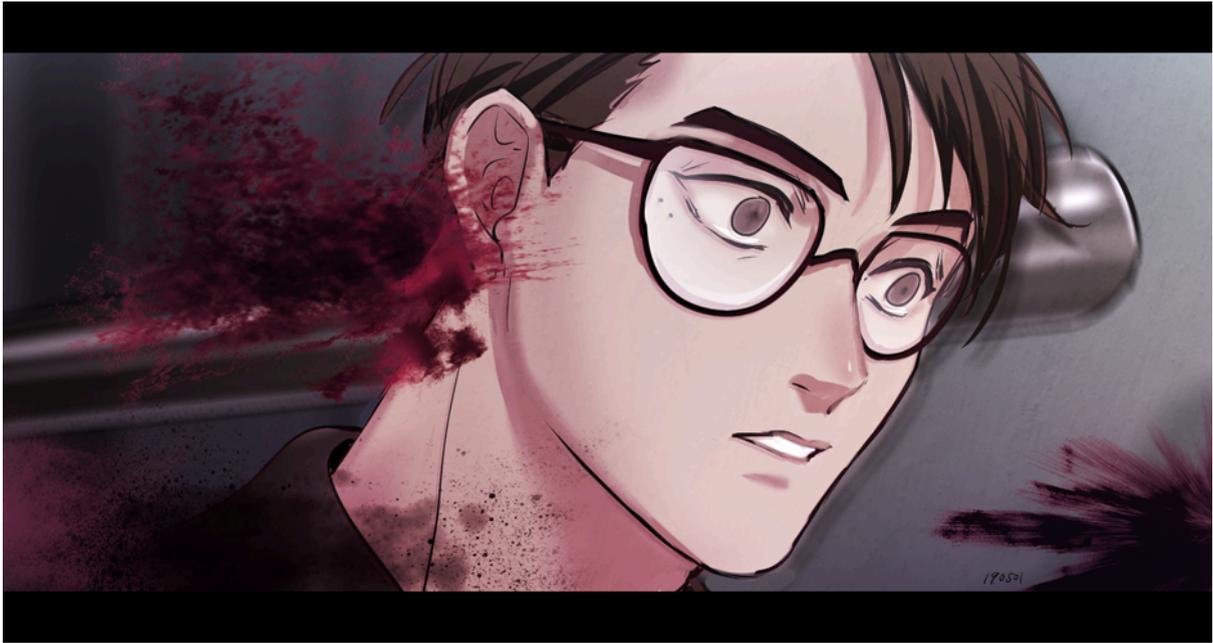
電梯門忽然打開了。

明亮的電梯內部與濃霧般的黑暗，該選擇走哪個方向自然不言而喻。

果不其然地，在白寸冬踏入電梯後，門自動關上了，並且開始向上移動。

「……！！」

此時，關於來到這裡之前的記憶猛地竄入了白寸冬的腦袋。（！插圖有血表現注意！）



什麼洪明海設局綁架、還拐彎抹角搞出這些，根本沒這回事。

那個垃圾人渣直接派人來殺掉我了啊！

▪ 白寸冬

男性 / 26歲 / 172公分

大眾傳播畢業，當了兩年記者不小心肝壞了身體，也在跑新聞的過程中見識到了社會黑暗面，之後辭職將身體養好，並轉個彎成為獨立記者。

日常主要收入為撰寫稿件，閒暇之餘會打點零工。

死因：謀殺。

▪ 洪明海

男性，六十九歲，某知名財團的老闆，因為把柄被抓而焦慮。

關於白寸冬的設定靈感來源是[這個](#)，有時間可以看一下。當然，本故事出現的所有角色、內容皆是虛構的，未來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個人劇情主線 - 開場 (下)

「喂，發什麼呆啊？」

電梯門開啟，站在外頭的是一位黑髮少年，他神情不悅地看著白寸冬，並在男人注意到他之後擺出了「跟上」的手勢，便轉頭邁開步伐。

「咦？」白寸冬沒想到還有機會碰到人，想來這是死後的世界，這位該不會就是領他去喝孟婆湯的人吧？他迅速將自己從剛才的情緒裡抽離，跟上了少年的腳步。

正當他打算詢問點什麼，領路的少年又開口說話了：「都已經到這裡了就別浪費時間了，你以為死了就很輕鬆嗎？趁還有新手福利的時候努力向上吧，搞不好能活回去呢。」

這一句話的資訊量實在太大，白寸冬傻愣了一會，才連忙詢問道：「什麼意思？請問您是誰？這裡不是死後的世界嗎？」

「我是管理者，受神之命負責管你們這些人。」一點也沒放慢腳步的少年回應，「這裡是神給予你復活機會的地方，我們生活的地下城。」

若非死亡的記憶太過鮮明，白寸冬大概只會把這種話當作玩笑來聽，然而他幾乎是在極度痛苦的狀況下死去，毆打他的人並非一棍到位，而是補了好幾刀才令他昏迷，他仍記得胸口疼到無法呼吸的感覺，而現在卻完好無傷地跟在某人身後，這讓他更加確信這是死後的世界了。

比自己矮一些的管理者帶著他穿過了好幾個房間，也路過了聚集人群的大廳，白寸冬好奇地向他們看去，見著他們的神情普通，似乎見怪不怪，只是偶爾回頭和自己的同伴竊竊私語。若不是自己的問題，想必就是眼前這位「管理者」的身分非常特別了吧。

「我還有機會復活？真的嗎？所以現在是要去進行什麼試驗？」他詢問，而後又苦笑補充：「抱歉，第一次死掉，問題比較多。」

相較於菜鳥死者充滿好奇心的發問，管理者顯得有些不耐煩，他揮了揮手，表示等等就知道了，白寸冬也只能摸摸鼻子閉上嘴巴，開始觀察四周。

這一路上，他們經過了綠地、還有人群聚集仿佛商店街的地方，形形色色的人們散在四處，有些看起來和自己一樣茫然，也有些人的眼神似乎不懷好意。

白寸冬注意到在這裡的人有一處是相同的，這令他抬起自己的左手看了一眼，果不其然上頭標著兩個不同顏色的數字。

他忍不住內心的疑惑，開口詢問管理者這是什麼意思，而後者的回頭讓他吃了一驚。

藍色數字代表「這次闖關的最高紀錄」，紅色數字則是「死亡的次數」，這表示即使是「已經死亡的現在」還有機會再死一次……？而且還會復活？然後再重新闖關？

這還真是、完完全全背離自己生前對死後世界的認知啊。

白寸冬想起在某些信仰的觀念裡，有一說是「自殺的人因為還沒到命定的壽終前就死了，所以他們會一直重複體驗自殺時的行為和痛苦，直到原先壽終的時辰到來才得以解脫。」

雖然和現在的情況有差距，但不停地重複闖關的行為和那個概念有點像呢。

「請問一下，真的有人復活成功嗎？」

「猜啊？總之是有的。」管理者給出不明的答案，此時兩人已經進入了一棟類似宿舍的大樓，並穿過許多房間，來到了標著92數字的房間。

白寸冬原以為這就是要闖關的地方，結果門後卻是與旅館擺設相去不遠的房間，裏頭有完善的生活設施，而管理者並沒有駐足太久，他將一個袋子放到房間的書桌上，並回頭吩咐：

「裡面有你的身分牌之類的，反正對照附表清單確認一下，要是少就再去底下管理室要就好了。在看完裡面的新手手冊之前不要問我問題，我受夠你們這些新人的廢話了。」

少年面貌的管理者叨叨絮絮抱怨了一會，又繼續講：

「如果你真的能通關的話就可以不用死了，不想活了的話也可以一直住在這個無聊地方，無所謂；如果瘋掉的話會被抓去關起來的喔？請好好、努力地、理智地活著。」語畢便離開了房間，還順便替白寸冬關上了門。

……真是有個性管理者啊。已死亡的男人苦笑，並上前打開了那個袋子，從裏頭拿出一本「新手手冊」，和一條附著掛鍊的銀色牌子，上頭分別刻著他的名字和房間號碼。

< 關於這裡 >

簡略介紹了一下這個地方。

地下城：神給予已死之人機會的地方，只要能夠通過層層關卡回到地面就可以復活。
地下城總共有11層。

管理者：神賦予他們監督及幫助的使命。

新手：第一次進行闖關的人。

交易區：若該樓層有交易區，可以在交易區範圍內進行交易，不限內容，除交易區以外不設置供闖關者使用的貨幣轉帳機台。

★黑框內的文字皆取自[官網](#)，身分牌的功用就先不貼上了。

< 規範篇 >

寫著關於待在這個地下建築裡需要遵守的規則。

1. 請盡量不要攻擊管理員。
2. 禁止在生活區域殺人。
3. 請盡量不要破壞地下城內的設施或攻擊原住民。

違反這三條規定會被管理者處罰，尤其是第二條，一旦違法即將殺人者殺死。

老實說，看完手冊內容的白寸冬還是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哪裡，不過這也激起他身為記者所擁有的好奇心和探索衝動，要是可以的話，他很想請剛才的管理者坐下，中間再擺上一壺茶，讓他倆能夠好好聊一聊，可以的話最好還能同意他復活後將這件事情公諸於世。

……當然，即使可以公開，這種脫離東西方宗教體系的死後世界，寫出來大概只會被當成異教徒看待吧，說不定還會被極端一點的教徒追著打呢。

總之，白寸冬儘管對於被殺害這點感到忿忿不平，但能夠體會到新奇的世界也是一種收穫，他相信自己能夠順利闖關成功，屆時他要以最快的速度把洪明海的黑幕爆料出去，讓他明白小蝦米並不是只有被欺負的份。

那些向錢看齊、失能的大眾媒體不報導的話，那白寸冬便自己來。

拜現代發達的網路所賜，他只需在自己長久經營的SNS上按幾個按鍵，便能將那些被刻意隱藏起的事蹟公諸於眾，讓人們真正認識的大企業家洪明海是個怎樣的混蛋。

——前提是能夠成功復活的話。

事不宜遲，迅速探索一遍所處空間無果後，白寸冬將身分牌收入外套內側便離開了宿舍。

個人劇情主線 - 蒐集情報

【交流 | 林路視角 | [高城学](#)、白寸冬】

超級、超級感謝高城中和高城前輩願意幫助兩位新人普及地下城情報！（灑花）

以下是偏白寸冬為中心的敘述，所以可能看不到高城先生的思路，但可以從我們的[公開交流](#)裡面看見彼此的差異！另外關於[偏林路視角](#)也有獨立一篇。

白寸冬沒想過會在這個地方碰見認識的人——不，更正確的說法是，那是他一年前單方面「見過、但互不相識」的對象。

在踏出宿舍大樓正準備往商店街前去時，他的身旁走過了一位眼熟的青年，僅僅是側臉他仍認出了對方，畢竟生的好看的人總是令人印象深刻。若不是白寸冬曾經見過那雌雄莫辨的外貌和其資訊，他還真有點不清楚該稱呼那人為先生還是小姐。

鑑於人類本性偏好具有熟悉感的事物，儘管他們不相識，白寸冬還是改變了預定路線，轉而悄悄跟在青年的身後，並一邊努力回想對方的暱稱。

叫什麼來著……小斑？斑斑？白寸冬有些記不得，唯一能確定的是，他所知道的名稱絕對不是眼前那位青年的本名……當然，沒有誰會在花名冊上使用本名的。

身著暗紅色長袖棉質上衣的褐髮青年似乎沒有發現自己被人跟著，他果斷地朝著公園的方向走去，手背上的圖案明晃晃地露在了外頭，那是和白寸冬相同的數字，不同的是他的在右手，而暫稱小斑的對象在左手。

「……」

尾隨的行為讓白寸冬想起自己剛出社會時做的八卦新聞，當時即便他不喜歡這種違反道德良知的行為，迫於上司的淫威他還是練就了一身跟蹤偷拍的本領，本以為離開了那鍋骯髒混水後便不會再用上，沒想到這項技能在死後竟然還派得上用場。

他心情複雜地跟在小斑身後，有點摸不清對方到底想去哪，直到他忽然意識到自己正以公園某處長椅為中心繞圈子後，才意識到小斑正在觀察坐在那張長椅上的男人。

敢情這是在和自己做同樣的事？一邊這麼想著，小斑卻忽然改變了腳步方向朝著男人走去，白寸冬連忙跟上。

「先生？大叔？」小斑喊了一聲長椅上的人，那是一位穿著整齊襯衫、戴著眼鏡的消瘦男人，雖然氣色看起來不是很好，但眼神卻很平靜。

接著，專心聆聽的白寸冬聽到了小斑提出的問題：「**打擾您曬太陽了很抱歉，我想請問一下，您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看樣子對方也剛到地下城不久，是個搭話的好時機。白寸冬為此來了精神，他加快了腳步並放輕步伐，假裝自己是個路人，並在經過小斑時「順便」回答了自己稍早向管理者問過的問題。

「藍色的是這次闖關的最高紀錄，紅色的是死亡次數喔。」

「.....」聞聲的小斑迅速回過頭，以一種疑惑的目光盯著白寸冬，而第一次近距離打照面的後者在心底驚訝了一番。這孩子的容顏比一年前在照片上看起來更加的.....漂亮？好看？陽剛？獨立記者白寸冬一時間找不出合適的修辭，該反省了。

「抱歉，不是故意要偷聽你們說話，只是剛好經過這裡。」方才還重操舊業尾隨他人的男人對著被跟蹤對象眨了眨眼，臉上掛起溫和的微笑，態度和善地向在場兩人自我介紹：「我叫白寸冬，也剛從電梯上來，想說找個人認識一下這個地方，剛好聽見你的問題，所以就.....對了，手上的數字問題是我問管理者得到的答案，但除了這個以外沒有更多情報了。」

「嗯。」小斑看了白寸冬一眼，接著不發一語轉頭看向他原先打算詢問的對象。

「如果這位先生不介意的話，可以請您告訴我們這裡的狀況嗎？」

不知為何坐在公園休息的消瘦男人自剛才就安靜地聽著他們說話，直到白寸冬再一次詢問後，男人給出了回應。與此同時，白寸冬也注意到了對方的手背上分別是藍色的10和紅色的9，這代表此人來到地下城以後至少經歷過了八次死亡。

「啊，當然沒有問題。」話一出口，非台灣人的口音也隨即顯現，男人從椅子上撐起了自己，令三人能夠處於同等高度直視彼此。「想知道些什麼呢？」

凡事講求先來後到，白寸冬示意被他私下暱稱為小斑的人先請，而對方也不客氣，隨著方才的問題，他面色凝重地問道：「請問他說的是真的嗎？在這裡還有『死亡』的機會？」

不知國籍為何的異國男人也是乾脆，他抬起了手，令兩個第一次死亡的人能夠看清楚上頭的數字——確實是10和09。

「有的，不過就算在這裡死了也還是會再在這裡活過來。」他回答，語氣有些委婉：「要在闖關的途中發生什麼意外，不管到了第幾層樓，最後都會回到第十層重新開始。」

聞言，小斑抿緊了唇，似乎不太能接受這種事情。誰想過都已經死了還會有可能「死亡」？

相較之下白寸冬倒是鎮靜些，他秉持著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態，繼續詢問眼前這位具備禮儀的外國男人：「關於您所說的『意外』，請問是關卡裡的嗎？還是說.....是人為的？我在手冊上有看見生活區禁止殺人的規則，也就是說.....」

不得不說，白寸冬實在好奇眼前的人是經歷了什麼事而死了八次，是在同一個關卡碰壁？還是被人針對？

「.....也可能會有殺人。」對方點了點頭，幫他接完了話。「可能在關卡裡，可能在關卡外.....兩位知道這裡可以領取武器吧？除了防身跟闖關外要如何使用也都是自己決定。」

聽到這裡，年紀較輕的小斑更加沒有好臉色，他語氣有些不確定地說道：「請問，是什麼情況需要殺人？您既然死過了八次，代表闖過關、也遇過不少人.....吧？難不成是復活的名額有限？還是說關卡給的內容是必須殺人？」

這次換白寸冬愣了一下，沒想到隔壁的漂亮小夥子竟問的如此直白，他挺怕這個直搗隱私的行為會令異國男人不悅，卻也沒有多加阻止，畢竟這也是他想知道的事情。

「但，既然還會復活，關卡任務要人去殺人並沒有什麼意義吧？」白寸冬順著小斑的話提出疑問，並看向態度依舊溫緩的男人。

「可以請先生把知道的事情都告訴我們嗎？」他問道，隨即意識到若要尋求人幫助，總不好雙手空空，但他才剛來到這裡，確實沒辦法拿出什麼值得交換情報的東西。「嗯——不過暫時還沒辦法回報您什麼，您要是不介意的話，我之後再想辦法給您報酬？」

「不，復活的名額應該沒有限制，但在那之前還有一些重要的東西是管理者不會在一開始就告訴新手的。」男人開口，並禮貌示意兩人在長椅上坐下。

「報酬倒是不必，我的名字是高城学，たかしろ まなぶ。兩位不介意的話，不妨坐下說吧？」

「原來您是日本人，中文說得真流利呢.....那就麻煩你了，高城先生。」白寸冬點了點頭，並看了小斑一眼，接著在高城学的左手邊坐下。



現下只剩這個相貌好看的青年沒有報上姓名了，白寸冬雖然好奇，但並不打算主動提問，畢竟這個地方打從一開始就不是什麼合適的社交場合，他也只不過出於禮貌而主動告知罷了。

「.....叫我林路就好。」小斑、林路簡短地說，並在白寸冬的左側坐下。

「因為在這裡待了挺久一段時間了，主要語言是中文，不好好學不行.....」高城學笑了一下，雖然看起來無精打采的，但仍調整了自己的坐姿，開始和兩人說明地下城的規則。

「好的，那麼從頭開始吧.....首先，在這個地方主要分成有身份牌和沒有身份牌的人，沒有身份牌的人就叫黑戶。因為身份牌可以用來回宿舍、存錢和闖關的關係，沒有身份牌會變得非常不方便。

「為什麼會沒有身份牌，大部分原因都是因為被搶走，或是被偷走了。」他說著看了兩位新人一眼，「因為只有新手的身份牌可以讓人成功復活，所以新手的身份牌很搶手，甚至常常可以被賣到很高的價錢。」

聽聞「待了挺久一段時間」，白寸冬原先想以這為切入點做提問，卻被高城學後來的話語感到詫異，而一旁的林路更是直接表現出來了，他一臉不可置信：「只有新手的身份牌可以讓人復活？」

「請問如何定義『新手』？是指要在某個時間內闖關成功嗎？呢，不過說到時間.....這裡的時間流逝又是怎麼計算的？」

「啊.....抱歉，剛剛沒有先解釋到新手的意圖。」高城學的笑容染上了一點歉意，他想了想，繼續道：「新手就是從來到這裡之後開始還沒有死亡過的人。」

「和耗時多久沒什麼關係。比如說兩位就是新手，我因為.....失敗過，所以已經不是了。」大概因為用的不是母語的關係，他顯得有些小心翼翼：「聽說這裡的時間流速是和人間一樣的。」

「等等，這是真的嗎？意思是只要闖關失敗過一次，就沒辦法復活？」白寸冬皺著眉，「但是您提到有搶身分牌的行為，所以是指、不是用自己的身分牌也能使用這邊的、呃，各種服務？以及復活？」

「搶牌難道沒有人管嗎？」林路倒是有些氣憤，白寸冬有些意外這位面貌姣好的青年比想像中的情緒化，但沒等他消化完這層認知，林路下一句話更是直接。

「大叔你說的是真的？沒騙人？哈，你怎麼這麼好心，還告訴我們兩個『真相』，真是那樣的話，你難道不想騙走我們的身分牌？」

「.....林先生你冷靜點，先聽高城先生說完吧，是不是騙人的我們可以再去找管理者求證。」白寸冬連忙阻止對方繼續說下去。他不認為眼前的人有意欺騙，但也知曉話不能只聽一方的道理，本來他就做好之後再去詢問其他人的打算，只是沒想到高城學給的情報如此令人震撼。

如果說只有新手身分牌可以復活的話，那麼雖然沒有明訂「復活的名額」，但這也不過是規則的變相表示，畢竟越多人經歷過死亡，復活資格就越少，不管再添多少逝世的人進來，總會有一部份的人得永遠待在這裡。

「.....抱歉，是我激動了。」一旁的林路悶悶地補了一句，而高城學只是尷尬地笑了一下，他擺了擺手表示沒關係，「的確，這裡的人可能隨時都在對新手的身份牌做打算，所以提高.....提高，呃.....」

提高警覺？白寸冬忍不住在心裡替這位認真解說、但不小心卡詞的外國男子接話。

「那個，提高注意，是對的。」

「只要有一個身份牌就可以靠它使用各種服務，對，也可以用別人的身份牌進別人的房間，但是只有新手的才能在最後用來復活。」

「所以除了黑戶跟新手之外這邊還有一種，曾經闖關失敗讓身份牌失去復活效力的人，這種人如果想復活的話也需要搶新手的牌子。」高城學抬起眼，鏡片背後的眼睛眨了眨，放慢了語速，「要是想騙你們的話就不會講這些了。」

一時間身為新手的兩人都陷入無語，不過白寸冬很快又提振起了精神。

「總結一下，關於身分牌：能夠使用房間等設施，沒有了會很不方便，但它目前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價值還是在於『沒有死亡記錄才可以復活』，因此要小心他人的覬覦。」

他看了林路一眼，並回想一路上走來的觀察，「因為手背上的數字昭然可見，所以有些人會特地掩飾……不過基本上只要死過一次就沒必要藏起來了，藏著反而顯眼。」

但是身為數字01的新人，不藏也只是在和其他人說自己是隻肥羊……似乎怎麼做都不太對的感覺。

「不曉得高城先生在這裡待多久了，既然管理者不管強奪牌子的事務，那是否能請您告訴我們……哪些人該小心呢？以及……」白寸冬說得有些小心翼翼，「您提到新手牌買賣的事情，所以……應該不是所有人都想復活？這個『死後的世界』也仍存在著貨幣經濟？」

「……真是，那個管理者到底有什麼鳥用。」林路嘟囔了一句。

白寸冬對於林路這些反應在心底笑了一下，明知眼下狀況不該有這樣的心情，但也許是生前接觸過太多表裡不一、話中有話的人物，對於他這種孩子氣的反應反而不覺得厭惡。

不過，這下也算是確定了對方的性格和自己有所差距，但他還有事情想問，不曉得之後兩人能不能好好聊上天呢。

「……管理者的確很多事情都沒有先講，但如果有問的話基本上都還是會回答的，兩位想確認的話也可以去問看看。」高城學溫和地繼續給予回應，「基本上如果是新手的話，那對所有人都抱著……、對所有人都要小心才是，也要小心那種很熱心地一過來就想幫忙的人，數字有沒有被遮住，不是標準。」

一邊說著，他伸手指向公園外較為人來人往的區域。

「前面不遠處就有商店街，貨幣的話…可以去公園旁邊的管理中心接任務來賺銀幣，銀幣會存在身份牌裡面」他頓了一下，「我在這邊沒有十年也有八年了，這裡不想復活的人應該比您想像的還要多。」

就像您一樣嗎？白寸冬想，並朝高城學所指的方向看過去，點了點頭表示明白了，當他正想繼續說點什麼時，林路搶他一步開口，態度是發自內心的疑惑：「那您也不想復活囉？為什麼？因為關卡太難嗎？還是狠不下心搶新人的身分牌？」

「……」年輕真好。白寸冬扶額。

聽聞問題的高城學的笑容添上了點無奈，他簡單地回應：「可能都有吧。花了太多時間卡在這裡，回去也挺奇怪的了。」

「但是難不成你要永遠待在這裡嗎？」林路睜大眼睛，「明明還有機會，為什麼不、」

「說到時間，」白寸冬打斷了林路的話，「我想問你們記得自己死亡的時間嗎？我的話大概是四月三十晚上九點多、呃，二零一九年。」

「.....應該和你差不多。」被打斷的人略有不滿，但也不再對剛才的話題表示什麼，對方似乎也意識到了時間的重要性。

「.....二零一九啊。」高城學沈默了一會，似乎在回憶什麼，接著說出兩位新人意想不到的答案：「我是二零零八年吧，九月十六號左右。」

二零零八年.....這不和現在差了整整十一年嗎？白寸冬咋舌，同時也想到或許這裡還有比高城學「資歷」更年長的人也說不定，這些人要是完成闖關，到底會以什麼樣的狀態回到現世呢？

不，說到底能不能真的復活也還是未知數，也許這裡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地獄罷了。他想，說不定不是「復活」的資格，而是「投胎轉世」的資格。

「最大的機會都是留給像你們這種新手的呀。」高城學對著對林路說，卻迴避了青年的問題，而對方似乎也被方才的答案噎著了，他撇開視線：「我還是覺得不管怎麼說都要試一下.....」

「我也認為林先生說的對，」白寸冬接話，他眼神誠摯地看著高城學，「即使『復活』以後和自己所處的時間有所差距，我也覺得還沒『死透』的話都可以試一下，況且您看，這是您生前所認知的『死後世界』嗎？」

白寸冬隨即將自己聽過的、關於各界主流宗教對於死後世界的認識說了出來，至少在他的認知裡，沒有一種是像現在這樣的，即便是某些瀕死經驗的分享，也不曾碰過有人說「被告知闖關成功可以復活」的經歷，但——

「也就是說，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不是嗎？」他繼續說，儘管連自己都覺得有些胡扯，「也許我們處於不同時間軸，大家多少都看過跟時間有關的電影吧？或許有這種可能性也說不定。」

反正人都意識清楚地站在這邊了，不闖關難道要住在這裡一輩子.....噢，都已經死了，天知道這裡的一輩子是多久，甚至永遠「活著」？

「.....你真樂觀。」林路不冷不熱給出了評論，聽起來並不像嘲諷，但也明顯不接受這種說法。

白寸冬聳了聳肩，繼續表示：「我生前是個記者，要是能復活的話，會把這件事情寫出來的。」

他頓了一下，看著高城學和林路眨了眨眼，「如果到時候有人可以給我附議、也分享一下自己關於死亡的經驗的話，也許大家對於『復活』這件事可能就沒那麼驚訝了吧？」

說不準這樣刷新世界觀的發表還會引來各宗教界的撻伐呢。

在白寸冬發表想法的同時，高城學的目光也在兩位新人之間來回游移，最終他開口分享了自己的經驗：「一開始來這邊的時候，因為真的很奇怪，我也以為是騙人的，還以為是自己到後來開始作怪夢了……後來發現我的腦袋應該也沒辦法想出這麼複雜的東西，哈哈，總不可能作個夢就學會講好中文了。」

他笑了笑，目光溜到了林路臉上，「但要是沒試過的話我現在手上也不會是這樣的數字了。」

「還有一件事，」他似乎突然想到了什麼，「如果在這裡死亡了，再醒來的時候除了……除了、再醒來的時候，只會記得開始闖關之前的事情。」

見對方看著自己講話，林路皺了皺眉，他有些無禮地指著對方的手背。

「可是你連十次都試不到，如果死亡後會失去闖關前的記憶，那害怕『再次體驗死亡』也不能當作藉口，到底為什麼不繼續嘗試？是什麼阻止你繼續？」

「林先生你這樣說太過分了，高城先生他……」白寸冬連忙打岔，好歹對方也是提供自己情報的人，他不想讓高城學感到被冒犯，只不過林路這次似乎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如果是我，再死九十九次都會繼續挑戰的。」林路的語氣平穩，眼神堅定，「我可不甘心這麼早就死了，既然還有機會就該去爭取，不然這對活著為我難過的人太殘忍了。」

「……」在場另一個新人尷尬地看了高城學一眼。

「非常謝謝您的情報，高城先生，」漂亮的青年繼續盯著對方，「我住在091號房，如果您之後有什麼話想託我帶回去，歡迎隨時來找我。」

語畢，林路朝兩人露出了淺淺的笑容，並表示自己先走一步了。

「……高城先生，小孩不懂事……」白寸冬汗顏，卻也想不到什麼話好說，且他和林路之間並沒有任何關係，自然也沒有追去的理由，於是便打算留下繼續和高城學談話。

高城學沉默了一會，看著逐漸走遠的林路，臉上神情仍舊溫和，讓人感覺他似乎很習慣這種事了。

「林先生還年輕，急著回去也是正常的……就算是我也不會甘心在那個年紀就被困在這裡。」他停頓了下，低下頭看著自己攔在腿上的雙手與交錯的手指，右手拇指輕輕揉著左手的虎口，深吸了一口氣之後慢慢吐了出來，才接著繼續開口。「……您看，我不是因為意外死的，所以其實對死亡這件事情也早就做好過準備，我自己也是，我的家人也是。」

聽著對方的話，並不難猜出高城學多半是因病逝世，這也能解釋了為什麼對方看起來從容，卻總給白寸冬一種惆悵的氛圍。他想，這個男人也有很多故事吧，但他畢竟不是那位年輕氣盛的林路，白寸冬沒辦法在這樣的狀況下追問他人隱私。

「……白先生對這個地方還有什麼問題嗎？」高城學依舊溫和。

「嗯……關於『死亡後只會記得開始闖關之前的事情』，那麼假設我不小心死亡了，我還是會記得與高城先生談話的一切吧？」白寸冬迅速整頓了心情，他繼續問道：「屆時我再來和您說話，之後卻又死了一次，那在記憶上……會有一段不見嗎？」

「現在的談話，不管如何，會記得。」高城學點點頭，「但從您開始進入這層樓的關卡之後的記憶，如果不小心死了，全部都會消失。」

「所以像我這種……失敗過這麼多次的人，記得的也只有在第十層發生的事情，再上去的只能靠之前寫的記…、那個，日記。」他望著白寸冬，語氣謹慎，「把知道的東西記下來，對以後會有用的。」

「原來如此，真不方便呢。」白寸冬推了推自己下滑的眼鏡思索了一會，接著有些不好意思地看向高城學，「這麼說起來，高城先生應該也有紀錄到自己爬了多少層、以及經歷過了怎麼樣的關卡？」

這些將會是很寶貴的情報，不知道對方願不願意分享，不過不管答案如何，白寸冬肯定也會自己也會做一份筆記。

「啊，在那之前還有個問題，能夠寫日記的話表示隨身攜帶的東西不被死亡影響嗎？」他趕緊追問，「或是爬上去了以後還可以回來這層的宿舍？不過這樣一來，先過關的人也能告訴後來的人怎麼通關？還是說關卡每次都會不一樣呢？」

「隨身攜帶的東西，武器和身份牌會回到宿舍，但其他的不會。」高城搖搖頭，表情有些遺憾。

——即使真的掉了什麼，也會因為記憶洗白而想不起來吧。

「.....通關了就可以隨便去所有到得了的樓層，關卡不會變，也的確有人會帶新手，不過不一定每一關都可以重複進去。」他一個個問題慢慢地解答，「我的紀錄，我也不確定是不是真的，也不是每一層樓都有，但至少有一些。」

看著高城學一一為自己所有的問題做解答，白寸冬雖然尚未找管理者證實從中得到的情報，但心裡仍充滿了感激，同時也覺得自己在死後的運氣應該還算不錯。

「也就是說，在保護好身分牌不被其他人搶走的前提下，還是把筆記本放在房間裡比較保險一些。」畢竟一旦失去身分牌也回不了房間了，不管寫下了什麼都沒用，甚至可能讓搶奪身分牌的人佔更多的便宜.....這麼說起來，要是身分牌被搶走後又死亡，人會在這裡復活？

白寸冬打算之後去找管理者確認情報時詢問這點，並尋找宿舍以外也能把筆記藏起來的方法。他想，既然地下城存在貨幣制度，且似乎不是所有人都想復活，那麼有沒有哪位居住已久並累積起高度聲望的人在經營「物品保管」等商店呢？

思忖了一會後，白寸冬又和高城學做了一次總結和確認，「關卡不會變，而且能夠自由移動通關樓層的話，聽起來也算是一件好事。只要有通過的人願意說、或者高價販售情報.....復活應該不是一件難事才對。」

接著他又看向高城學，對方似乎在思索些什麼，不曉得是不是還有話想說？不過在那之前，他想到了一件事。

「高城先生，我有個關於復活計畫的提議，不知您是否願意聽我說？如果有什麼BUG、呃，有哪裡錯誤，或者您覺得不可行的話，再麻煩您告訴我；但若您覺得這個計畫沒問題，那我想請您和我一起組隊.....」

白寸冬揚起了微笑，雖然他對此本身也沒什麼自信，但眼神仍充滿希望。

「一起離開這裡吧，高城先生。」

■ 白寸冬 獲得情報

- 📖 身分牌可以使用地下城的各種設施，遺失了會很不方便。
- 📖 地下城仍有死亡的可能性，但會再復活。
- 📖 「新手」指的是還沒有在地下城死過的人。
- 📖 持有「沒有死亡紀錄的身分牌」才可以復活，即使身分牌不是自己的也行。
- 📖 地下城存在奪取新手身分牌的事情，但無人管理。

- 📎 復活時會失去「開始闖關後」的記憶。
- 📎 「聽說」地下城的時間流速和現實是一樣的。
- 📎 隨身攜帶的東西「身分證」和「武器」會回到宿舍房間，但「兩者以外」的東西並不確定會不會回來。
- 📎 地下城有貨幣制度。
- 📎 關卡不會變，但不一定每一關都能重複進入。
- 📎 高城學，日本人，病逝，提供的情報尚未向管理者確認。
- 📎 林路，印象中暱稱小斑，現在應該22歲，雖然外表看起來有點沒到那個年紀。

■ 中之補充

和林路不一樣，打老白的視角比較能帶入自己的想法XD，不過真的好肝就是orz

個人劇情主線 - 合作

~坑了沒寫啦~

白寸冬的計畫

找林路，和林路約好分開闖關

依照林路先前的對話態度，應該是希望高城能積極一點，加上白和他一樣是新人、還有剛才的談話相處，他應該不會反對三人合作

在林離開談話的期間，應該有去找管理者做確認，假設高城給的情報無誤的話，那信任又升高一層了

讓林路打先鋒闖關，在進關以前告訴他這些情報，並做好約定，這樣一來就不怕進關死亡失去記憶、忘記彼此之間的承諾

林路每次闖關出來再和白、高說通關的方式，讓兩人記下來、並跟著順利通關。
假設林路死了，白高再回到B10帶他快速往上爬，一直到最高進度再讓林路繼續打頭陣且，作為打先鋒的代價，還沒死過的白的新手身分證可以讓給林路

林路闖關期間，白、高先在外面以合法的方式賺取銀幣、蒐集其他新手身分證的情報

不過有問題的是最後一關，如果林路死過、又帶著白的身分牌，要是通關可以直接復活的話，就會聽不到林路給的情報，所以得衡量一下白的身分牌屆時要先給誰帶著

